

1511



莒文化研究专辑

莒县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二)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莒县文史資料 第十一輯

莒文化研究專輯 (二)



中国
东方莒文化

政协第六屆莒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

編

政协第六届莒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 李安平
副主任 刘树芬 刘汉中
委员 王君安 王存臻 宋宜兆
苏兆庆 朱文民 严庆军

本辑编审人员

审定 陈刚 朱兰湘 毛晖明
葛庆花 李环子
主编 李安平

莒文化研究专辑(二)

莒县文史

第十一辑

政协莒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主编：李安平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

山东省莒县印刷厂印刷
鲁·日内图书准印(2000)第2号

五九革命首十载奉觀音縣博物館題

初知舊事少年時頹白
芳年續舊思銀杏鴻安
千古夢彥和瀟灑美年
詩東夷號角開新紀西主
文以酒合運喜參農桑非昔
比貳朝更繆我東時
許嘉璐

许嘉璐题词

胡启立題詞
文以魂寶
藝國故城

胡启立题词

母

志

在

苦

王丙乾

五〇九年九月

王丙乾题词

启功题词

启功题词

目 录

- 莒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提要) 高广仁(1)
试论莒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 李先登(11)
- 莒文化简析 孟世凯(19)
- 莒文化中心地形成发展与延续 孙敬明(28)
- 仓颉作书与大汶口文化发现的陶尊文字 ... 王树明(48)
- 从鲁东南濒海地区考古资料谈军事酋长制与
早期方国的萌芽 苏兆庆(81)
- 山东莒县西大庄西周墓葬 刘云涛(89)
- 莒之青铜文化研究 孙敬明(103)
- 鲁南东夷文化与春秋莒国 王汝涛(125)
- 有关莒国史的几个问题 郭克煜(132)
- 莒国王室姓氏录 逢振镐(142)
- 春秋鲁邾莒交兵表(节选) 清·顾栋高(150)
- 莒、卫友好交往初探 王豫北 郭用和(160)
- 莒国 莒城 城阳 刘 研(165)

2035/4

- 帝舜传说与考古发现诠释 王树明(176)
刘勰故里考辨 朱文民(226)
刘勰年谱考略 朱文民(233)
刘勰《文心雕龙》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张少康(288)
莒文化漫谈 庞遵升(294)
莒文化 齐文化 东夷文化 刘 畴(315)
- 考古奇葩 妙手共植——《莒文化研究专辑》(一)读后感 胡卫东(326)

莒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提要)

高广仁

莒文化同莱文化一样,是海岱区土著东夷文化的主要代表,是可以与齐、鲁文化相提并论、多元海岱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半个世纪的考古学成果已经大致理顺了莒文化的根系、发展脉络、特色与归宿。

一、莒文化的根系,宏观地说,可以上溯至旧石器时代。

海岱区迄今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已三十多处,绝大多数发现于鲁东南地区。从四十多万年前“沂源人”、沂水县的西水旺早期旧石器遗址到晚期的沂水湖埠西、南洼洞洞穴、莒南大青峰峪、烟墩岭、九顶莲花山、日照沿海的旧石器地点群,海岱区所发现的以细石器为突出特征的中石器时代遗存已有 120 多处,从石料、器形、打制技术上看,分属沂沭流域和汶泗流域两个类型。沂水、莒南、日照一带所在的沂沭流域,正是后来莒文化赖以发展的基地。但必需说明,我并不认为鲁中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创造者必定是后来莒人的直系祖先。因为,旧石器时代的猎人与新石器时代的农人的生活环境是不同的。农人不再需要山洞,而需要易于农垦、旱涝保收、高亢平坦的地利。鲁东南是多山的地区,在其南邻的鲁中南地区却有着广

阔的高亢平坦的山前平原。迄今为止，鲁东南不仅没有报道新石器时代早期、甚至是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遗址，即使有，也不会像鲁中南那样密集。因此，只可以从广义上来说，海岱旧石器时代的先民是莒人的祖先。

二、莒文化是大汶口文化晚期才在鲁东南落地生根的。

大汶口文化晚期，整个鲁东南地区，“突然”呈现文化兴旺发达之势。遗址数量多，社会发展程度高，在某些方面还走在整个海岱区的前列。陵阳河、大朱家村等墓地显示，社会贫富悬殊、私有制已经形成，随葬品远远超过个人生活所必需。墓中的白陶、黑陶高柄杯、“大口尊”、陶号角、骨雕筒、玉钺等玉器，说明社会大分工的深化，社会精品主要流向上层。家族墓区的出现和富墓相对集中，说明家族作为氏族的分裂力量已经壮大。

墓地间存在明显的差别。陵阳河品位最高，三里河次之（其中最富的一墓，也仅有 60 件随葬品，只抵陵阳河中等墓的水平），还有更等而下之者。说明部落间优胜劣汰，引起了聚落形态的变化，中心聚落崛起。同时从鲁东南的大汶口遗址分布图上，宏观地看到，当时可能还存在着以陵阳河、大朱家村为中心的大遗址群；在胶县、诸城、日照、临沂东北部又存在着分别以三里河、前寨、两城镇、大范庄为中心的几个遗址群。展现了这一地区、这一历史阶段上所发生的社会结构的大分化，经济结构的大改组。

突出的成就则是共识意符（也有学者称之为原始文字）的存在。已发现了 20 多件标本、10 多种不同的图形。

值得注意的是：(1)陶文多以单体刻于大口尊外壁上腹部，也有刻于近底部或两个意符刻于同一大口尊上腹两侧的；(2)一些陶文中间涂朱；(3)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意符出现相距十数公里、上百公里甚至近千公里的两个或更多的遗址。如“日火山”见于诸城前寨、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和安徽蒙城尉迟寺。因此，大口尊既不是生活日用品，这类陶文也绝非一家一户、一村一寨随意自定的标记，而是在一个甚至数个部落联盟的大族群内，具有共识性的意符。陵阳河一地就已发现 10 个不同的意符，因此不太可能是‘族徽’，当与墓主身份（如氏部落酋长、军事首领、巫师）有关。它标志着鲁东南社会金字塔式结构逐步形成。从以大量酒器随葬，陶号角、折肩大口尊所表现地城特色，可以看到有着共同心理、共同习俗的人们共同体已经颇具规模，“族”的意识已经形成。因此，我们推定，见于先秦史册的莒人，其直系族源可上溯到大汶口文化晚期以陵阳河为代表的鲁东南类型。

三、莒人的祖先可能来自鲁南苏北。

皖北蒙城尉迟寺所发现的大口尊陶文，是极重要的历史信息。它不仅明确指示“尉迟寺人”是大汶口人的分支，并且说明和鲁东南陵阳河类型的部落集团存在着血统上的亲缘关系。对这一现象可以作出多种解释。一种很大的可能是，“尉迟寺人”与“陵阳河人”有着共同的祖先，原先居住在鲁南苏北。大致在公元前 3000 年前后，受到由江淮地区东部北上的良渚系集团的武装威胁，而被迫各奔东而，带定了曾经是他们共识的意符，后来在皖北、

鲁东南继续使用。这一推测得益于对江苏新沂花厅村墓地的分析。

约当公元前 3300—前 3000 年或稍晚，花厅北区墓地的一些大、中型墓葬中，出现了大汶口文化因素（主要是陶器、墓向等葬制）和良渚文化因素（主要是玉器、少数陶器、殉人之风）的“两合现象”。这种现象出现的背景是，公元前 3000 年前后处于鼎盛期的良渚文化，向北扩展，在射阳湖一带形成了良渚文化的小区，更北上与花厅的大汶口人发生接触，可能是武装冲突，并取得了压倒优势。花厅的“大汶口人”屈服于“良渚人”，接受了以人殉、玉礼器、陶礼器为载体的“良渚文明”的“礼制”（这种历史现象，在后世屡见不鲜）；另一部分大汶口人被迫逆淮河西迁，有的则转向鲁东南地区图存、发展。成为鲁东南、皖北大汶口文化突然兴旺的原因，西鲁南苏北，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则呈文化弱势。

四、海岱龙山文化时期鲁东南率先迈进“先莒文明”的门槛。

公元前 2600 年左右，鲁东南地区作为海岱区社会的先进地区之一，率先进入“文明时代”。主要依据是，鲁东南地区社会经济有了明显进步，稻作农业发达（日照尧王城发现的水稻，经鉴定为人工栽培梗稻），建筑技术进步（日照尧王城、东海峪发现的数十座方形地西房址中，有的有了夯筑的台基、散水设施，有的有石垒墙基，有的用土坯错缝砌筑墙体），专为上层社会服务的治玉业昌盛（两城镇的成坑玉料、半成品、复杂神兽纹样的玉璧、绿松

石凑成的冠饰,丹土的玉璋、带扉牙的玉钺、牙璧,胶县三里河成组的玉件等),冶铜业悄然兴起(临沂大范庄、日照尧王城发现了铜渣,诸城呈子发现了铜片,胶县三里河出土了两段铜锥,经电子探针微区分析,是含锌量平均为23.2%的黄铜,并经实验,推断当时当地有条件冶炼黄铜);社会生活方面则是王权出现,礼制初成,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确立。早年发掘的日照两城镇大墓,如同鲁北地区的临朐朱封大墓、鲁中南泗水尹家城墓地情况一样,表明丧葬礼制在海岱区的先进小区已普遍存在:具有古国规模的“都、邑、聚”三级空间结构的大型遗址群的存在。日照两城镇遗址群很可能与五莲丹土遗址群连为一体,形成了包含不同级别、大大小小遗址在内的特大遗址群。两城——丹土这一中心区有富墓、大墓,有无与伦比的蛋壳陶精品,有夯土(城垣或宫殿宗庙)遗迹。可以想见,海岱龙山文化时期的鲁东南当时存在着数个、十数个这样的原始古国,形成了邦国林立的态势。此外,考古学还证明,鲁东南最初文明的创造者,正是“陵阳河类型”大汶口人的直接后裔。不妨将日照两城镇为代表的最初文明,直接称之为“先莒文明”。

五、夏代鲁东南区的历史面貌虽不清楚,但无疑也处于岳石文化阶段。苏北赣榆下庙墩,就是最早发现的一批岳石文化遗址之一。从海岱区的总体形势看,岳石文化仍沿独立的道路发展,并未受到二里头文化的较大影响。

公元前1500年前后商王朝代夏商兴。此后出现了两次商王朝军事殖民和礼制东进的浪潮。出现了商、夷国族

“插花”分布和夷商两源文化合流的历史大势。海岱区的政治地理大为改观。商文化的影响，呈现了自西向东递减，自社会上层向下层递减的态势。胶县西庵等地发现过商式有铭铜器。鲁东南地区似乎比胶东半岛受商文化影响多一些，却不如鲁东南地区那样强烈。因考古发现有限，只可推断，在商代东土中，鲁东南一片大致比较完整地保存着东夷文化的传统，在林立的土著国族中，必定有莒人建立的国族。

六、西周时期鲁东南地区的文明史已见于史家笔端。

所谓“周武王封兹舆期于莒”，实际是具周王承认既成事实的一种政治运作。西周时期的莒国政治中心“介根”，传在今鲁东南区北部的胶县西商（传有“计斤城”故址）。春秋时才南迁至今莒县。胶县城南的三里河，就是史前的一方文化中心。胶县西商约40公里的西庵遗址发现了一座周初车马坑和两座墓葬。车马坑中有一战车、四马和随葬驭手。车马都配置了整套的铜件饰物；驭手亦戎装，并配有铜兵器。由于迄今安阳殷墟所见的车，均为两马，未见四马者，故可定其为西周。按其规模应为侯伯级大墓的随葬坑，但未找到相应的大墓。两座中小型墓葬，墓底有殉狗腰坑，并可能有殉人，随葬品中有一些具有海岱土著文化传统特色的素面鬲、甗和周式绳纹陶簋、盆、罐等。按西庵所在地理位置看，也可能属于莒国。

传世的莒国西周有铭铜器有《莒小子簋》2件。还有一件据说出土于莒县的铜方鼎，盖钮上有相对的双裸男女，鼎足由六个裸人承托。不论装饰题材，还是造型，都为宗

周、成周、齐、鲁铜器所不见。当为莒国自行铸造，代表了东夷文化的特色，并说明东夷莒国文化相当昌盛。传世的春秋莒器有《莒大史申鼎》、《莒戈》等。

七、东周时期由于“礼崩乐坏”，形成“春秋无义战”的局面。莒国东夷文化由此却得到舒展、发展的机遇。

1. 春秋莒国是海岱区政治舞台上仅次于齐、鲁的最重要的东夷大国之一。以隐公二年“莒人入向”，首开《春秋》灭国记录。又有“莒人伐杞”，“莒人灭曾”的记录。莒国国君，除春秋早期一些不书其名的“莒子”外，有兹平公、纪公、渠丘公、犁比公、展舆（自立之后当年就逃亡吴国）、著丘公、共公、郊公。莒国以公元前431年，楚简王元年，灭于楚。

2. 据《山东通志·文物志》，春秋莒国故城“位于今莒县县城四周，东临沐河，城内以西周至春秋遗物最多”。

3. 有关春秋莒国的考古发现主要有几批：

(1) 莒南县花园村和老龙腰两座莒国殉人大墓。

(2) 沂水县刘家店子两座春秋墓葬和一座车马坑。这两处墓地大墓的墓主显系莒国高级贵族，有《莒叔之仲于平钟》铭文为证。

(3) 莒县城东前集出土包括《司马南叔匜》等一批铜器。

(4) 沂水县李家庄发现的一组高品位的铜器，有罍、鬲、卣、匜、盘、带穿壶。

(5) 莒县城东北天井汪出土的编镈、编钟、列鼎一组、盘、鉴、伞状夔纹盖罍、盖鼎、蛇钮平盖壶、歪颈匏壶等

21件春秋中期铜器。这组器物属莒器，极富特色。

(6)莒县寨里河乡老营村出土一组铜器，如龙纹鼎、涡纹鼎。

(7)莒县中楼乡于家沟出土歪颈瓠状《莒大叔壶》、盒形敦等器。

(8)沂水县杨庄镇李家坡清理一座春秋早期墓葬，出土一批铜器有铜鼎、鬲、盘等。

(9)日照市日照河崖崮一批完整的春秋初期贵族墓葬，出土有莱伯嫁女媵器。很可能是莒莱联姻的物证。日照还有其他春秋墓葬的发现。

(10)沂水全美官庄等地也有零星东周墓下层土庶墓葬发现。

以上所列仅是一部分，全部材料，莒县及其邻境各县市的文物考古同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了如指掌。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就已看到：

(1)莒国故土的贵族大墓有墓道，墓道偏在墓室东壁南部。墓室很大，近百平米。

(2)有腰坑、有殉犬，有宽大的器物坑。

(3)有数以十计的有葬具的从死者和杀殉的奴隶。

(4)颇具特色的铜礼器、陶礼器。

莒国葬制，在墓室结构、殉人制度、随葬制度、随葬品类别上，都与鲁故城墓葬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与东夷族的寺国、禹国墓地有较多的共性，堪称东夷文化的典型。不过，他们也随葬作为周礼载体的“王朝正统礼器”，在随葬车马坑方面(刘家店子的车马坑至少有40米长，至少随